

CHOL

CHOU HAI QING LEI



〔美〕哈罗德·罗宾斯 著

仇海情泪

仇海情泪

● 哈罗德·罗宾斯 著

● 文军译 谭松枝

● 江苏文艺出版社

仇海情泪〔美〕哈罗德·罗宾斯 著 文军 译 潭松 校

责任编辑：田迎春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高云岭56号）

印 刷：湖北咸宁地区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10.625

插 页：2

字 数：227千字

版 次：198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 000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0066—0/I·63

定 价：2.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1933年

风暴已经持续八天了，即使商队中年龄最大的骆驼夫老穆斯塔法一辈子也没见过如此猛烈的风暴。

他将厚布紧捂在脸前，艰难地朝驼队队长福德的帐篷走去。他不时停下来从厚布的细缝中往外窥探，唯恐迷失方向，撞入那狂野飞旋的沙漠之中。每次停步，沙粒就象千万颗子弹一样打在脸上。进入小帐篷前，他想吐口痰清清嗓子，但吐出来的只是干燥的沙子。

福德坐在一张椅子上，旁边是张小桌，上面一盏油灯摇摇晃晃，发出昏暗的光。他抬眼望着穆斯塔法，没吭声。他魁梧强壮，不爱多话。

“上帝眼里进了沙子。”他进帐后说，“瞎了眼，看不见我们了。”

福德哼了一声：“胡说。我们是到麦加^①朝圣归来，难道他会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撒下我们？”

“空气中有死亡的气味。”穆斯塔法执拗地说，“连骆驼都嗅出来了，它们感到不安，这还是第一次。”

“把毯子捂在它们头上。蒙着眼睛，它们就会安然地去^①做它们的骆驼梦。”

“我已经捂过了。可它们甩头抛掉毯子，风沙中我已经

^①麦加：伊斯兰教的朝圣地，在沙特阿拉伯西部。

丢了两床。”

“给它们点海吸希^①嚼。只是别过量，免得它们发狂，让它们安静就行。”

“那它们得睡两天。”

“没关系。我们现在不动身。”

小个子骆驼夫仍旧坚持说：“这是个不祥之兆。那位雇主怎样啦？”

“是个好人，他一点没抱怨，一直在照料他妻子。他祈祷的地毯总是指向麦加。”

骆驼夫咂了咂嘴唇：“现在他们已经去朝过圣，你估计他们的祈求会不会应验。”

福德富于表情地望着他：“万事万物都在真主的掌握之中。她马上就要临盆，很快就能见分晓。”

“一个儿子，我祈祷真主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已经是个负担了。”

“一个儿子。”福德重复说，“真主是仁慈的。”他从椅上站起来，高高地耸立在小个子骆驼夫的面前，突然吼道：

“行了，笨蛋，回去照料你的骆驼，否则我把你这把老骨头埋在它们的屎粪堆里。”

大帐篷扎在一片绿地中四棵大棕榈树之间，里面灯光明亮，主间的四角里错落地安放着电灯。从一道帘子后面传来隐约的小型汽油发动机的声音，这是电的来源。从另一道帘子的后面，飘出在木炭火盆上烤着的肉香。

那天，萨米尔·阿尔法医生已是第二十次掀起帘子，走

^①海吸希：印度大麻制成的麻醉品。

到帐篷开窗处向外凝望。呼啸的风沙从窄缝中扑打着他的眼睛，他甚至看不见帐篷上方十五英尺的树梢。在绿地边缘，飞旋的风沙象是组成了一堵墙，直扑天空。他关上开窗，揉揉眼中的沙子，走回帐房大隔间。他的拖鞋踩在羊毛地毯上悄无声息，地毯复盖了整个沙地。

他妻子纳比娜抬眼望着他，细声地问：“没减弱？”

他摇摇头：“没有。”

“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停？”

“没底。至少没一点停的迹象。”

“你后悔了？”她声音轻柔。

“没有。”

“要是我不一味坚持，你不会来做这次朝圣。”

“我来朝圣不是因为你，而是出于爱情。”

“不过你并不相信去麦加朝圣会有效果。你说过，一受孕，孩子的性别就决定了。”

“那是因为我是个医生。不过我也是个信教徒。”

“要生下来是个女孩呢？”

他没吭声。

“你会不会因此休了我，另娶妻子，就象你叔叔，那位国王所希望的那样？”

他握住她的手：“别说傻话，纳比娜。”

她抬眼盯着他的脸，眼中蒙上一层阴影。“马上就要生了。我越来越怕。”

“没什么可怕的。”他安慰说，“再说，你会生个儿子。我不是说过了，胎音听起来是男孩。”

“萨米尔，萨米尔，”她轻声说，“你该说点让我放心

的话。”

他把她的手压在自己嘴唇上：“我爱你，纳比娜。我不愿再另娶女人。这次要没生儿子，下次一定会生。”

“我不会有下次了。”她忧郁地说，“你父亲已经答应了国王。”

那我们就远走高飞，去英国居住。我到学校去，我有朋友。”

“不，萨米尔。你的位置是在故乡。同胞们需要你，你的学识对他们大有益处。”

他没吭声。

“你必须答应我。”她盯着他眼睛，“要是个女孩，你就让我死吧。失去你我没法活。”

“一定是这次风暴使你冒出这些古怪想法。”

“不是风暴。”她细声细气地说，“已经开始阵痛了。”

“真的？”他问。据他的推算，大约提前了三周。

“我生过三个孩子。心里有数。”

穆斯塔法昏沉沉睡着。他头上盖着三床毯子，以避风沙，两旁是骆驼，供他取暖。他梦游在充满了金色阳光的天堂里，梦见散发着金光的，有着丰满乳房、肚腹和臀部漂亮的女神。这真是美妙的海吸希梦境。他才不会让骆驼们独自享受哩。

在他头上，风暴狂呼怒吼，沙粒刮到毯子上，又被吹走了。在天堂的边缘，一只骆驼移动了位置，一股冷气直透入他那把老骨头。本能地，他朝骆驼的热气靠近，但骆驼躲得

更远。他把毯子裹在身上，移近另一只骆驼，这只骆驼也躲开了，冷气从四下袭来。慢慢地，他醒过来。

骆驼挣扎着站起身，象通常那样，它们没有规律地排粪拉尿。其中一只拉到他毯子上。美梦被打断，他恼怒地咒骂着，爬着躲开倾泄到身上的酸臭热流。

他手足趴跪在地上，抬起身，从毯子下眯眼望出去。突然，他的心猛地提到喉咙口。风沙中，一个男人骑着头驴子直冲他走来，身后还跟着头驴子。男人扭头望着他。到这时穆斯塔法才发出一声尖嚎。来者生着两个头。同一身上的那两张惨白的脸邪恶地直瞪着他。

穆斯塔法一跃而起，拔腿朝驼队队长的帐篷飞奔，全然忘记了扑打在脸上的沙粒。“啊——哟，啊——哟！死神的使者找上门来了！”

福德闪电般地从帐中冲了出来，巨大的手掌一把将骆驼夫拎在空中，把他象小孩似地抖着。“住嘴！”驼队队长咆哮着，“你他妈的海吸希吸多了？”

“死神的来使！我看见的！”穆斯塔法牙齿格格直打颤：“瞧，就在骆驼边。”

这时，另外几个人跑了过来，一起朝穆斯塔法指的方向望去。他们不约而同地倒吸了口冷气，只见昏旋迷茫的风沙中出现两头驴子，前面那头上坐着一位生着两个头的男人。

他们来得迅速，溜得也快，转眼各自消失在自己的避护所里，剩下穆斯塔法兀自在福德的手臂中挣扎。福德不由自主地松了手，小个子骆驼夫慌忙一头钻进帐篷，撇下队长孤零零地面对死神的使者。

福德几乎僵硬了，木呆呆地盯着驴子走到他面前停下。

接着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真主保佑。”

福德机械地回答道：“真主保佑。”

“我恳求您搭救。”骑者说，“我们在风暴中迷路好些天了，我妻子病重，又快临产。”

骑者开始缓慢而小心地下驴。直到这时，福德才看清来者的毯子裹着的是两个人。他赶紧趋步上前。“来。”他温和地说，“让我帮帮您。”

昏暗中，萨米尔身着沉重的米色长衣走了出来。“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福德转身，那女人躺在他手臂中象片羽毛。“风暴中迷了路的旅行者，主人。”

那男人羸弱不堪地靠在他的驴子上。“我记不清我们在沙漠中迷路多少天了。”他说着朝地上滑去。萨米尔一把抓住他，另一只手臂插到男人肩下。“靠在我身上。”他说。

男人十分感激地颓然靠在他身上。“我妻子病了。”他轻声说，“没水。”

“她会好的。”萨米尔安慰说。他望着商队老板。“把她抱到我帐篷来。”

“这驴子？”

“有人会照料它们。”萨米尔说，“欢迎你们到来。”

男人的脸被狂野的风沙刮伤了，流着血。他双唇肿胀，满是水疮。那伤迹斑斑的双手把小茶杯握得不见踪影。此人身材高大，比萨米尔还高出一头，几乎六英尺，生着个大鼻子，一对锐利的蓝眼睛藏在高翘的眼睫毛下。他注视着萨米尔从他妻子躺着的地铺上直起身。

萨米尔朝他转过身，不知如何说才好。这女人活不长

了。她几乎完全脱水，脉搏十分微弱，时隐时现，血压低得可怕。“你们在风暴中有多少天了？”他问。

男人盯着他，摇摇头：“不记得了，好象永无尽头。”

“她很危险！”萨米尔说。

男人凝视着茶杯沉默了片刻，嘴唇翕动着，但听不见声音。接着他抬眼望着萨米尔：“您是医生？”

萨米尔点点头。

“她有救？”

“不知道。”

“我妻子想把孩子生在圣地，但英国不会发给签证。所以我们想，要是能穿过沙漠，我们就能从背后溜进去。”

萨米尔声音里流露出震惊。“只带两头驴子？你们还有几乎六百英里的沙漠要穿越呐。”

“遇上风暴，丢了给养。简直是场恶梦。”

萨米尔朝女人扭回身，拍拍手，他妻子的女仆爱达走进来。“准备点糖水。”女仆离去后，他又对男子说：“您得设法让她吞点水下去。”

男人点了点头，沉默了半晌后说：“您当然清楚，我们是犹太人。”

“是的。”

“那您还愿意伸手相助？”

“我们是同一沙海中的旅行者。如果我处在您的境地，您会拒绝我？”

男人摇摇头：“不会，我怎能没有人性？”

“那就对了。”萨米尔微笑着伸出手，“我叫萨米尔·阿尔法。”

男人握着他的手：“伊萨荷·本·伊尔拉。”

爱达拿着一个小碗和匙子回到房间。萨米尔接过后说：“拿点干净的布来。”

他握着布坐到地铺旁，将布浸入热水中，然后压在女人嘴上。“喂，瞧我是怎么干的。”他对男子说，“您慢慢地把她嘴扳开，让水滴滴进她的喉咙。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静脉葡萄糖输液代替法。但不能急，千万别让她噎室住了。”

“我明白。”本·伊尔拉说。

萨米尔站起身。“现在我得去照顾我自己的妻子。”

本·伊尔拉询问地望着他。

“我们从麦加朝圣回来，风暴把我们阻在这儿。同您一样，我们本想让孩子生在家里，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她提前了三周。”萨米尔富有意味地作了个手势，“真主的安排神秘莫测。要不是我们到麦加去恳求他赐给一个儿子，要不是您想把孩子生在圣地，我们决不可能相遇。”

“愿上帝赐给您一个儿子。”

“谢谢您，愿真主保佑您妻子和孩子。”

黎明前，风暴达到高潮，帐篷外，狂风怒吼，象是远方大炮的迴响。风沙扑打在帐篷上，象是冰雹从恼怒的天空直扑而下。正在这时，纳比娜因疼痛和恐惧尖叫起来：“肚里的孩子死啦。我再也感觉不到他的蠕动和生命。”

“别嚷。”萨米尔温和地说，“一切正常。”

纳比娜伸手抓住他手臂，声音带着绝望。“萨米尔，恳求你，别忘了你的许诺，让我死。”

他望着她，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爱你，纳比娜。你会活着给我生个儿子。”他飞快地给她静脉注射了一只吗啡，止住疼痛。

他疲惫不堪地站起来。两个多小时了，他的听诊器没捕捉到胎儿的心声。这期间纳比娜疼痛不断加剧，但却没有生产的动静。

“爱达。”他对待女说，“去把驼队老板叫来。我需要他帮忙把孩子弄出来，在他进帐篷前让他好好洗一洗。”

侍女点点头，惊恐地跑了出去，萨米尔迅速把器械摆放在床边的干净白布上。

突然，纳比娜浑身一震，鲜血涌了出来。情况极为不妙——纳比娜正在大出血。她急剧起伏的身子似乎拼命想把婴儿推出来。但萨米尔却摸不到婴儿的头。他清楚麻烦在哪，胎衣堵住了子宫出口。

床单上血迹迅速增加，萨米尔心中的恐惧也在增加，他发狂地干着。他手探进去，扩开子宫颈，以便拉出胎衣。弄破胎儿的衣胞之后，他终于将胎儿导出了腹部。他一刀剪断脐带，然后朝纳比娜望去。他屏息敛声，过了一会才松了口气。血，止住了。直到此刻，他才第一次瞧婴儿。

是个女孩，已经死了。他俯望着纳比娜，泪水涌上双眼。现在，她永远不会给他生儿子了。决不会再有孩子。他知道她无法再怀孕——这是她生命中难以承受的可怕事实。绝望象潮水一样涌上心头。也许她有道理，死了倒还轻松些。

“医生！”本·伊尔拉站在帘子遮挡着的门口。

他盯着犹太人，他双眼泪水濛濛。

“我的妻子，医生。”本·伊尔拉声音惊恐，“她呼吸停止了！”

萨米尔本能地抓起医药包。他又朝纳比娜投去一眼。吗啡效力不错，她睡得很平稳。他赶紧走进另一隔间。

他跪在哑然无声的女人旁，用听诊器探听心跳。毫无动静。他慌忙备了一支肾上腺素，直接注入女人心脏。接着他扳开她的嘴，试图吸入些空气，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终于，他朝本·伊尔拉扭过头，说：“很抱歉。”

本·伊尔拉瞪着他说：“她不会死。我看见她腹部在动。”

萨米尔忙低头一瞧，果然，女人的肚腹似乎在一起一伏。

“胎儿！”萨米尔惊叫起来，一面伸手探入医药包，抓出一把解剖刀。

“您干啥？”本·伊尔拉询问。

“救这孩子。现在还不迟。”

萨米尔已来不及解女人的衣服。他两三刀划开衣裤，露出腹部。腹部凸胀，有点发紫。“闭上眼，别看。”萨米尔说。

本·伊尔拉闭上眼。萨米尔麻利地操刀剖腹。薄薄的皮肤几乎带着爆裂的声响裂开了。萨米尔打开腹腔，一会工夫就取出了胎儿。他麻利地剪断脐带，打了个结，然后在婴儿屁股上拍了两巴掌。帐篷里响起婴儿健康的哭声。

“您生了个儿子。”

本·伊尔拉望着医生没出声，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

“您生了个儿子。”萨米尔又说。

本·伊尔拉双眼盈满泪水。“我拿儿子咋办？没母亲，

还有六百英里沙漠要穿越。孩子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送您给养。”

犹太人摇摇头：“没用。我还要躲避警察。我喂不活他。”

萨米尔不吭声了，仍旧抱着孩子。

“您的孩子呢？”

“死了。”萨米尔简明地说，“我猜想圣明的真主不理睬我们的祈祷是有道理的。”

“是个儿子？”

“不，是女儿。”

“也许真主比我们两人都更为明智。”犹太人盯着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让我俩在沙漠中相遇。”

“我不懂你的意思。”

“要不是您，这孩子就会随他母亲去了。您比我更适合做他的父亲。”

“您疯了。”

“没有。”犹太人的声音增添了力量，“跟着我，他必死无疑。而且，带着他的拖累也会毁了我。现在真主已经回报了您祈求一个儿子的祷告。跟着您，他会安全健康地成长。”

萨米尔直盯着犹太人的眼睛。“可他将成为穆斯林，而不是犹太人。”

本·伊尔拉亦凝视着他。“这真的那么要紧？您不是说过，我们都是同一沙海中的旅行者？”

萨米尔垂眼盯着手臂中的小婴孩，蓦地充满了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爱。的确，真主以他独特的方式回应了他们的祈

祷。“我们得赶快。”他说，“跟我来。”

萨米尔抱着婴孩走入他的房间。“把我的孩子拿走。”

本·伊尔拉抓起死婴，穿过帷帘。萨米尔将他儿子放在桌上，用块干净的白布裹起来。他刚干完，爱达和福德就走了进来。

他望着侍女说：“把我儿子洗干净。”

风暴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天空转眼变得明朗清澈。两个男人站在绿地边缘的两座新坟边。本·伊尔拉身旁是他的两头驴子，一头载着水和给养，另一头备着破旧的马鞍。本·伊尔拉和萨米尔尴尬地彼此看着，不知说啥是好。

本·伊尔拉伸出手。

默默地，萨米尔握着他的手，他们之间交流着一种温暖和默契。过了一会，他俩松开手，犹太人骑上驴子。“再见。”

萨米尔注视着他，举起右手行传统的告别礼。他触触前额，嘴唇，最后将手压在左胸。“真主保佑，一路平安。”

本·伊尔拉沉默了半晌，望着坟墓，然后注视着萨米尔。两人眼中都热泪盈眶。

“多多保重。”犹太人说完拍驴而去。

萨米尔站在原地注视着他背影，好一阵子才缓缓转身回帐。爱达正在帐门等他。“女主人醒过来了。”她激动地说。

“你告诉她了？”

侍女摇摇头。

他穿过帷帘，抱起婴儿。在妻子床前，他微笑着瞧见她睁开眼睛。